



回忆彭湃

刘林松 蔡洛编



回忆彭湃

刘林松 蔡洛 编

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王师颀

回 忆 彭 湃

HUI YI PENG PAI

刘林松 蔡 洛 编

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125印张 207,000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3,000

ISBN 7-01-000942-2/D·304 定价5.00元



彭湃(1896年—1929年)

在日本留学时的彭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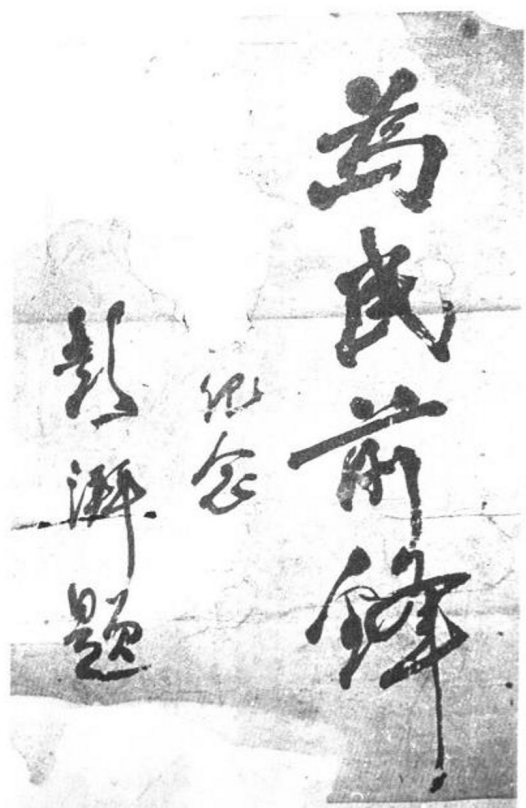


彭湃(左二)与阮啸仙
(左三)、许冰(左一)、
高恬波(左四)合影





1925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全体
执行委员合影（前排左起第四
人为彭湃、第三人为何香凝、
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刘尔崧）



海陆丰苏维埃时期彭湃为中共
陆丰县委书记张威题写的字幅



彭湃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处
(静安区新闻路 613 弄 12 号)

目 录

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·····	周恩来 (1)
彭湃与红四师·····	徐向前 (6)
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·····	李春涛 (10)
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·····	李克家 (38)
纪念彭湃同志·····	瞿秋白 (49)
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·····	许 冰 (53)
哭彭湃同志·····	林 苏 (55)
彭湃同志略传·····	易 元 (57)
彭湃·····	瞿秋白 (61)
彭湃·····	肖 三 (63)
我所见到的彭湃·····	方志敏 (67)
彭湃印象记·····	吴 明 (68)
影响我一生的第三位人物是彭湃····· [朝鲜]	金 山 (73)
“农民大王”彭湃的二三事·····	苏 惠 (88)
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·····	钟敬文 (92)
彭湃同志传略·····	玉 德 (97)
湃的小史·····	周 凤 (104)
彭湃及彭家·····	彭承训 (111)
我和彭湃在一起的日子·····	徐友植 (117)
怀念彭湃·····	黄鼎臣 (121)

彭湃青少年时代二三事·····	伍 禅 (124)
帮助彭湃到日本留学·····	陈其尤 (126)
彭湃的革命精神·····	余汉存 (127)
往事的回忆·····	彭 泽 (135)
彭湃在日本·····	陆精治 (133)
赤心社与彭湃·····	李孝则 (149)
和彭湃的一次谈话·····	施复亮 (150)
彭湃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·····	陈其英 (151)
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的彭湃·····	钟一致 (157)
海丰早期农民运动与彭湃·····	陈灵谷 (159)
“六人农会”·····	李思贤 (161)
良师益友·····	林务农 (163)
我认识的彭湃·····	罗 明 (163)
难忘的引路人·····	李坚真 (173)
一篇祭文所引起的回想·····	张运娇 (177)
回忆彭湃的一些革命活动·····	刘锦汉 (181)
北上武汉途中·····	区梦觉 (186)
我所知道的彭湃·····	罗章龙 (188)
彭湃在全国农协·····	易礼容 (190)
围攻捷胜城前后·····	黄 雍 (192)
大南山上与彭湃共处的七天·····	唐有章 (194)
难忘的岁月·····	朱道南 (197)
他永远活在大南山人民的心里 ·····	李 录、李朝乙、蔡鸿元 (199)
彭湃在上海·····	张纪恩 (205)
和彭湃一家相处的日子里·····	黄阶然 (207)
党中央营救彭湃的经过·····	李 强 (209)
回忆彭湃·····	柯 麟 (211)
诗一首·····	郭沫若 (218)

附录一	彭湃年谱简编	刘林松 江铁军	(219)
附录二	光明与黑暗的较量	刘林松	(242)
	——海丰“八·二六”事件始末		
编后记			(255)

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

周 恩 来

帝国主义、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，以屠杀革命领袖的。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，自“四一二”以来，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；现时关闭在西牢，在漕河泾，在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的，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、革命战士，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月。

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，军阀战争还在继续，而群众斗争又在日益开展，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，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锋队——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。彭、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、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，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！

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，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。那时，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，驾着几辆红皮铁甲车，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。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，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，按名拘捕共五人（除彭、杨、颜、邢外，还有张际春同志），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。人捕齐后，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，如《布尔塞维克》、《红旗》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。被捕五同志当即被警探拥上汽车，直驶向新闸捕房。此事发生后，各报均禁止登载，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。

二十五日为星期日，临时法院不办公。二十六日法院开审，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，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。在审问时，只被捕五同志到案，照片已于被捕当日

弄好，按名询问，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。引渡时，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。审问与引渡情形，曾载在当日晚报，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。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，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。

彭、杨五同志至公安局，当晚即开审，问官一无所得。而彭、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，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。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，审问历四五小时。问至彭湃同志，有人出为证明，彭湃同志公开承认。问官询其经过历史，彭同志慷慨而谈，历时一点多钟，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，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。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，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：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，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，你现在不必再问了，将我枪毙好了。问官亦为之动容。问至杨殷同志，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。审问毕，回至看守所，五同志齐唱《国际歌》，以赋同仇，直影响了全所。

第二审过后，公安局深惧有意外，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。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，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。上至熊式辉，下至司法科，统忙得屁滚尿流。被押卫兵，经严刑拷打，血肉横飞，骨折肢断，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。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（二十八——三十日）未经一审，只是手铐脚镣，铁链叮铛，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。在这三天中，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，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。当彭、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，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，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。当他们说至激昂处，便齐唱《国际歌》与少年先锋歌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，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，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。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，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：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！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：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！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：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，能做我们的表率！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，闻得彭湃在此，均争相来看；还有

几个识得彭湃的人，均以旧时相识为荣。

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，已知必死，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。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，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。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。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上下功夫，以教育全党。他们相聚谈话时，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，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。他们都是谈笑自如，杨殷同志曾笑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，都是勉其为党努力。

在三十日这天，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禀传五人复审。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，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。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，公安局包探多人，司令部副官几个，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。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庭，不许人旁听，问辞与供辞如上次。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些，并未将彭、杨等同志罪状究是些什么公开宣布。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，法官等并不注意，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。直至彭、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，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、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。这一复审，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。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，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。其实，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！从一九二七年的“四一二”到现在，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。屠杀成河的血，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，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，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！

在临时法院审后，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。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，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，五人相视而笑。至司令部，先回看守所，当即送进一桌酒饭，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，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“赏饭”！约一小时，便提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四同志行刑。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

了最后的赠言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，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，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。行刑是秘密的，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，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，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。四同志死时的枪声，狱中群众隐约闻见。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，可见其感动之诚！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，成为最后的遗物！死后，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，以图灭迹。但是，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，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，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永远不会湮灭！

当着彭、杨五同志初被捕时，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。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，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，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。

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，革命的群众、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！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，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。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，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！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，不管是在前线，是在后方，都有他伟大的代价。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，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，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，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，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，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！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，不需要流泪的悲哀，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，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，一直向前努力，一直向前斗争！

的确，彭、杨、颜、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、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！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，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。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，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。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，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毒的办法。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，加紧群众的斗争，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，消灭敌人的屠杀，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，敌人的统治便

屈末日！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！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尽了彭、杨四烈士的遗志！才报了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！

国民党、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、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，来暗杀革命领袖，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，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斗争！仅只这一点差别，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。因为 只有公开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，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！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、帝国主义一班强盗，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，一齐死绝！

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！革命先锋战士们！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！我们的奋斗不绝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！前进！努力地前进！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！

（载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
《红旗日报》第十六号）

彭湃与红四师

徐 向 前

广州起义失败后,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武装(共一千二百多人)在花县停留了三天,进行整编。部队整编为一个师,即红四师。师长是叶镛,党代表是袁国平,师党委书记是唐澍,政治部主任是王侃如。全师下编为三个团。十一团团长是赵希杰,党代表姓缪;十二团党代表是陆更夫。我是十团的党代表,团长是白鑫。白鑫是湖南人,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。对这个人,开始我是不了解的,后来发现他表现不好,打仗时老往后溜,是他后来出卖了彭湃等同志。在花县时,听说朱老总在韶关,我们派了便衣去打听,但最后是决定到海陆丰去找彭湃。

部队到达海丰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元月初。一九二五年,我参加过第一次东征,到过海丰,还曾去看过被烧毁了了的陈炯明的将军府。红四师一到海丰,县苏维埃政府就在红场召开了欢迎大会。彭湃在会上讲了话。他是东江特委书记。除了介绍一般情况外,他还说,我们农民是没有什么法律的,刀子就是我们的法律,抓到地主就斗就杀。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刻。他还讲了纪律问题,说不要违犯群众纪律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湃同志。这次欢迎大会,红二师没有参加。

到达海丰后,我调到师部当参谋长。接着,红四师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,除在后方留下一小部分队伍外,其余的向粤东发展。部队开到陆丰,县城守敌闻风早已跑了。接着,先后攻下了敌人盘踞的陆丰县的甲子、惠来县的葵潭和普宁县的果陇。

打惠来县城是在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,那时彭湃也在那里。

这段时间我们就接触多一些。这个同志艰苦朴素，打着赤脚，深入农村和群众在一起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，海丰一带叫他彭菩萨。他家是海丰有名的大地主，他又是留学日本的大学。一九二八年，我二十八岁，他比我大四岁，我第一次看到他时，似乎觉得他比我还年轻一些。他常对我们说，做农民工作，要能吃苦耐劳。他还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他说：农民家里养着鸡关着猪，家里是很脏的。有一次我到农民家里去，是在鸡笼上吃饭，笼里有鸡屎，我还是盛上了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端起来就吃。彭湃很勇敢，打仗不怕死。群众说：只要彭菩萨在，我们就不怕。这话我后来在打游击时就亲耳听老百姓讲过。守惠来城的是陈铭枢的军队，在攻城战斗中，我们打死了他们的一个姓白的团长，他们恐慌起来，撤走了。

不久，敌军进攻惠来，惠来城守不住了，我们就退到普宁的三坑，以那里做为我们的根据地。三坑是山区，在那个地方也打了不少仗。那时，革命正逐渐走向低潮，彭湃也在三坑，他的爱人许冰也在。彭湃还常抱着个孩子。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，彭湃不懂军事。确是这样。彭湃反对上山主义，有一次，部队在山下一个地方遇到了敌人。敌人比我们强，地势又对我不利，我们决定撤退上山。这时，彭湃赶到了，他说怎么能退，要进攻，说着他一个往前冲，我们只好跟着。本来在山上打仗对我们有利，打不赢也可以跑嘛，可当时就不是这样，由于这样跟敌人拼消耗，经过打甲子、果陇、惠来后，损失很大。我们红四师只剩下四五百人了。

在三坑这个地方，董朗带的红二师也来了。二师原在海丰的北面，以后撤到惠来。彭湃这个时候虽然反对上山主义，但仍在想办法如何坚持游击战争。他说，我们可以打埋伏，还说没有机枪可以在煤油桶里放鞭炮去扰乱敌人。在三坑一个时期后，潮汕的游击队也来了，配合我们的行动，他们的力量也不大，只有四五十人。

就这样在三坑打来打去，看来三坑也守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最